宋之的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日漢初版

庫文代時大 號雲出艦 旗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100 發

所

店 香重宜梧廣港慶昌州州

分

張

宋

靜

的

廬

總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海

雜誌

公

司

價 店 角 **洛許西長成陽昌安沙都** H 分 昆桂蘭漢南明林州中昌

外維動加壓審費

發行額: 一班OO册

外,物

模

型化已經

是很

難的

To

聽 而 有節 有人說劇, 奏且 要注 本 裏最 意 到 難 和 的 人物 部 份是語 的 配 合 言。 語 言 是 不僅是要從演 什 麼 人就 要講 什 麼 惠 話。 來,

的 很 輪 所 以 15 廓, 且 歸 進 根揭 而 到 襯 底 出那 的 境 說 A 起 的。能 物的 來, 最艱 使 性 得人物不概念化不張三 格, E 的工 在 近代 作,還 的劇 是寫人用發行 作家 裏, 除了 李四 句 有數 便勾出 H 上阿六同 幾 個 E

粮 爲 這 個, 我 幾 次 都 曾 自 惰 的 想 放 棄 T 寫

X

X

的 在 處 女 海 入 戰, 的 興奮 1, 諒 以 還 後, 和 贊 都 嘆。 能 旗 艦出 遠 围 憶 在 那 起 雲 當 號 時 候, 時 1 我 黄 战 就 浦 爲 想: 江 我 ·E 空軍 一字激 矗 烈 炸 的 的 戰 主 門。 要 目 1 們 標。 曾 凡 爲 是 T 那 我 時 空 候, 軍 住

道。 艦 隊, 旗 自 艦 然我 盡 T 出 之想 侵 雲號 略 中 _ 寫 幾 的 來 個 積 戲, 年, 極 都 並 任 不 7 務。 完 活 動 全 於 是 中 由 華 于 民 當 國 時 的 的 海 空 岸, 戰 所 _ 率 激 領 動, H 本 方 海 面力 軍 我 的 抽 第 知

肥,

並

把

道

意

思,

在

私

F

裏

和

幾個

朋

友

談

過。

旗

艦

H

雲

號

做

題

材

寫

個

又 道 稱 意 思, 到 雲 我 號被 見 到 炸之夜外灘某大 報 載 -1 出 雲 號 1 廈 被 有 我 燭 某 光隱 項 爆 炸 約, 題 器 係指 蟿 傷, 示 而 方向 H 本 Z 海 軍 發 才

人協會 决定了因為 入川, 而協會同 這增强了我的 A 艾 想像雖說决定了, 都鼓勵我 寫的時 候才開始搜集材 却 直 沒有 寫, 直 料。 到 我 隨業 餘 劇

協 那寫 但 海 在 屋簷 調, 因 筆 聰明 質的 下蠢 為 但 オー 下, 整 創作方法 個 讀者是不 了。恰 故 動 受了很大的感 事 筆, 我就 的 在這時候我讀了夏衍先生 輪廓已 正好 非常 難看出來的。 反觀出我自己一情念於是我盡 口成若干" 動。 痛苦因為材料 這感動 地方 不 却不 僅 不夠, 是 工那個「 発仍有 由 于人 我 的老 遺 物 不幸的」 留因此整 的 毛 力克制那取巧的 具 病 實 和 個劇本 素 計 取 樸, 巧 4 且 劇 的 便 爲 念頭 本 不 悪 T 很 習, 他 E 叉

我把這個劇本當作我學習過程中某一段落的結束

註:

「上海屋簷下

」由于戰事的影響

,終未能演出

,實劇壇上的不幸。

和 論, 內 他 是 自 根據了日法 劇 己 報 改 造 的 西 方人物, 學者室 社長 載。 我想, 都 一代高信 本 有 的對談, 在 事 售 的幾篇 之中, 根 他 據, 也許 如 並 和 論 非 文, 多 尙 故 少 作 人士 谷川 可 誇 張, 看 有 行動, 等, 意 也都 盟 是 氣! 敵 是 根 二如教! 根 的 據 眞 T 紙 敵 記 載;

X

大。二十九。

封

面

的

插畫及

幕景均為王大化

的

木

刻,

謝謝

他

刻

幅

畫

一的熱

×

×

X

海上的勞工

【 狄祿賽特 (Déruchette) 是船行東家利提爾利 (Lethierry) 的美貌姪女; 聖誕早上, 她在雪地寫一個字; 隨即 有一個男子為吉利阿 (Gilliatt) 走來,看見她所寫的是他 的名字, 從此他就愛上她, 卻不敢近她。只在她的窗外吹笛 唱曲示意。那個時候初與輪船。利提爾利首先創造一條輪船 為杜蘭第 (Durande)往來運貨,很發財;不料被他下一個船 員騙了七萬五千佛朗。船主為克洛丙 (Clubin) 卻却了那 個船員的七萬五千佛郎,推他落水,駕船出海,故意在杜伏 島(Douvres) 碰石沉船,又放意打發其他船員駕舢板洮牛, 獨留船上不去,以示他是忠實人,肯犧牲自己。利提爾利得 信,對衆人說,有能撈取輪船引擎(即機器)回來的,願以 姪女嫁他, 姪女狄祿賽特贊成這句話。吉利阿於是駕一單 桅船前去打搭。他到了杜伏島冒了不知多少次性命危险, 纔 找着住宿處,安置爐錘,修理樑柱,割截鐵條,以打造鋸鑿及 長釘等物, 浩起重架, 又費了許多事緣把兩架明輪及全部機 器放在單桅船上。他一個人兼做水手,木匠,鐵匠,及機器匠 的手藝。正在要預備回程出海的時候,大風快要來,他打造 木棚以禦風潮。譯者注〕

上铁铁山林

作者傳略

這個偉大詩人,這個戲曲及小說大家囂俄是一八〇二 至一八八五年間人。他父親是拿破崙手下一個名將,囂俄 是他的少子。他先在西班牙後在法蘭西讀書。他母親死後, 他見得難以賣文為活,只好住在人家的三角頂樓,飽嘗貧窘 滋味。好在他的著作不久即被衆人所歡迎,他就能够於二十 一歲娶親,享十年伉儷歡樂。其後他迷戀一個女戲子, 相處 五十年。他二十二歲刊行他的歌謠,就現出他是一個大詩人, 是創製新歌曲的巨子。他三十八歲入法蘭西學院當學士。一 八四六年他在路易腓烈的貴族院演說,第一次是替波蘭說 話,其後替被贬逐的拿破崙家族說話。他是一個熱烈的共和 黨,及拿破崙第三以陰謀及屠殺篡位稱帝,他只好出亡,扮 作工人,逃往比國都城,隨後僑寓英國海峽的諸島。普法之 戰,西丹一役法軍大敗,拿破崙第三出奔,囂俄才回法國,計 被逐出境幾二十年,他撰過幾本戲劇,論者稱惟有莎士比亞 可與比肩。他撰幾部極有名的小說,如「巴黎的我后教堂」,

「愁慘世界」,「海上的勞工」,及「九十三」等等。今所 選譯的就是他的「海上勞工」,以一八六五年出版,寫其所 僑居的島上的故事。這部書一出,世人幾乎停止日常工作要 讀一個老實船員與他怎樣在海上無時無刻不為性命爭須臾 以保全破船的機器。其中幾乎有半部狀不能狀的風雲雷雨 海潮變態,及實寫打撈破船的種種冒險工作,與魯濱孫飄流 記相比,有過之無不及。英國詩人司文播安(Swinburne)最 好此作,稱讚他的筆墨與想像並皆宏麗,且極能動人,敍事 與狀物得高超的眞實,非作者其他著作所能超過;又稱囂俄 為莎士比亞死後惟一的偉大人物。他出殯的時候,有一百多 萬人肅立街旁致敬於這個大文豪。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秋分日伍光建記

海上的勞工 THE TOILERS OF THE SEA

meiwa was ni saturnisa fesiconania teninga ti balbabia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

THE TOLLERS OF ARE SEA

THE TOILERS OF THE SEA

SECOND PART BOOK III

V

GILLIATT HAS HIS CHOICE

While the sloop had been anchored in the little creek of 'the Man Rock,' and as long as the machinery had been prisoned in the wreck, Gilliatt's position had been impregnable.¹ The sloop was in safety; the machinery sheltered. The Douvres, which held the hull of the Durande fast, condemned it to slow destruction, but protected it against unexpected accidents. In any event, one resource had remained to him. If the engine had been destroyed, Gilliatt would have been uninjured. He had still the sloop by which to escape.

But to wait till the sloop was removed from the anchorage where she was inaccessible; to allow it to be fixed in the defile of the Douvres; to watch until the sloop, too, was, as it were, entangled in the rocks; to permit him to complete the salvage, the moving, and the final embarkation of the machinery; to do no damage to that wonderful construction by which one man was enabled to put the whole aboard his bark; to acquiesce, in fact, in the success of his exploits so far; this was but the trap which the

limpregnable,不能攻入.

海上的勞工

第二部 第三卷

第五回 吉利亞要決定去留

但是要等到單桅船離開此不能到的下錨地方;讓這條 單桅船永遠釘在兩個杜伏島間的陰峽;在那裏看守着,等到 那條單桅船也被困在那堆石裏頭;讓他有時候完成搶護失 事船上的東西,把機器搬走裝在船上;又要不毀壞那件奇異 製造,只要一個人就能够把全部機器搬上他們的小船;其實 就是由得他享受他努力到這個的時候所得的成功;原來由 他辦成這幾件事,不過是幾件元素(殆指風濤水石等等譯者

TOILERS OF THE SEA

elements had laid for him. Now for the first time he began to perceive in all its sinister characteristics the trick which the sea had been meditating so long.

The machinery, the sloop, and their master were all now within the gorge of the rocks. They formed but a single point. One blow, and the sloop might be dashed to pieces on the rock, the machinery destroyed, and Gilliatt drowned.

The situa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more critical.1

The sphinx, which men have imagined concealing herself in the cloud, seemed to mock him with a dilemma.

'Go or stay.'

To go would have been madness; to remain was errible.

VI

THE COMBAT

GILLIATT ascended to the summit of the Great Douvre. From hence he could see around the horizon.

The western side was appalling. A wall of cloud spread across it, barring the wide expanse from side to side, and ascending slowly from the horizon towards the zenith. This wall, straight lined, vertical, without a crevice in its height, without a rent in its structure, seemed built by the square and measured by the plumb-line. It was cloud in the likeness of granite. Its escarpment, completely perpendicular at the southern extremity, curved a little towards the north, like a bent sheet of iron, presenting the steep slippery face of an inclined plane. The dark wall enlarged and grew; but its entablature never ceased for a moment to be parallel with the horizon

注)設以害他的陷阱。到了這個時候他是第一次起首覺得 這片大海所盤算日久的詭計的陰險性質。那部機器,那條單 桅船,與這兩件東西的主人,現在全被困在許多石峽裏頭。 這許多東西只成為一個小點。只要來一陣大風,單桅船就可 以碰石化為碎塊,機器打破了,吉利亞自己被水淹死了。

再不能比這個地位更危險的了。

人們會想想,以為古<u>埃及</u>的獅身人面怪物是藏在雲裏的,現在好像說一句兩害無所選擇的話嘲笑他。

「還是去,還是留。」

去是瘋子所為;留是可怕的。

第六回 相關

吉利亞爬上大杜伏島的頂上。

他從這裏能够看四面天涯。

西面是可怕的。有如有一堵墻的雲欄住,把從這邊到那 邊的一片大海阻住,從天涯起,慢慢向天頂上升。這一堵墻, 如一條中垂線那樣直,直處旣無罅隙,橫處又無裂縫,好像 是用矩築造的,用錘繩量過的。只管是一堆雲卻好像花剛 石。南盡頭的斷崖是完全直的,微曲向北,如同一片彎鐵, 現出一個斜版的陡而滑的面。這片黑墻既變大又增長;但是 盤柱的幾層平板總是與天涯綫平行的,這時候天色漸黑,幾 line, which was almost indistinguishable in the gathering darkness. Silently, and altogether, the airy battlements ascended. No undulation, no wrinkle, no projection changed its shape or moved its place. The aspect of this immobility in movement was impressive. The sun, pale in the midst of a strange sickly transparence, lighted up this out ine of the Apocalypse. Already the cloudy bank had blotted out one-half the space of the sky: shelving like the fearful talus of the abyss. It was the uprising of a dark mountain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

It was night falling suddenly upon midday.

There was a heat in the air as from an oven door, coming from tha mysterious mass on mass. The sky, which from blue had become white, was now turning from white to a slatey gray. The sea beneath was leaden-hued and dull. There was no breath, no wave, no noise. Far as eye could reach, the desert ocean. No sail was visible on any side. The birds had disappeared. Some monstrous treason seemed abroad.

The wall of cloud grew visibly larger.

This moving mountain of vapours, which was approaching the Douvres, was one of those clouds which might be called the clouds of battle. Sinister appearances; some strange, furtive glance seemed cast upon the beholder through that obscure mass up-piled.

The approach was terrible.

Gilliatt observed it closely, and muttered to himself, I am thirsty enough, but you will give me plenty to drink.'

He stood there motionless a few moments, his eye fixed upon the cloud bank, as if mentally taking a sounding of the tempest.

乎辨不清天涯綫。伸出空際的雉堞,不響的同往上升。並無起伏紋,皺紋,亦無突出地方改變其形像,或移動其地位。這樣不動的情狀是很能留深印像於人心的。太陽在這一片奇異帶着病容的光亮中,照耀啓示錄(新約的最末後一部書,最為離奇恢詭譯者注。)的輪廓。這片多雲的懸崖已經遮掩半天了:如同深淵的可怕的亂石斜堆在那裏。這是在天與地之間往上升的一座黑山。

這是日中忽然變了天黑。

這空中有熱氣好像從神秘的一堆一堆的石頭裏 出來,如同從灶門出來的一般。天本來是靑的,已經變白了,現在又從白變作石板的灰色。腳下的海如同鉛色那樣慘淡。這時候無風,無浪,無聲。從這裏到眼所能見的遠處,只是一片如同沙漠一般的荒海。無論那一方面都無一片帆。鳥也潛踪了。好像有什麼怪異的陰謀要出現啦。

如一堵墻的雲越變越大啦。這堆如同走動的山一般的 水氣快要走到<u>杜伏</u>島啦,這種雲可以稱為打仗的雲。面目是 很兇險的;好像有偷偷的一瞬從堆在上頭的那片黑暗中看 這個看雲的人。

雲走近的時候是很可怕的。

吉利亞很細心的觀察,一面對自己喃喃道,我覺得很 渴,你將給我許多水飲。

他站在那裏,一會子不動,他的眼釘住那堆雲,好像心 裏要探大風的深淺。